



## 放河灯

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放河灯是我的故乡——贵州省安顺市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之一。虽然离开故乡多年,儿时放河灯的场景我还记忆犹新。

河灯用木板做底,灯体材料则为防水纸、布绸、塑料、金属等,家乡人一般把河灯做成荷花瓣形,因此河灯又名荷花灯。河灯做好后,人们还要将河灯底部浸入蜡油中,然后趁蜡油没有凝固时放在沙子上,自然就有些沙子沾在了河灯底部,这样就增加了河灯的重量,放灯时可以增强河灯的抗风力,不容易被吹翻。

元宵节那天,当夜幕降临时,人们拿着亲手制作的河灯来到贯城河边,放河灯前由家族的长者将灯盏或蜡烛置于河灯的木板底上,再在灯体上写一些祈福的话。人们将一盏盏河灯点亮放于河中,让其顺水漂流,以此表达新的一年对幸福、平安的祈求。

记忆中,每年元宵节的晚上,我们一大家子人都会去放河灯。河岸两边人山人海,伴随着鞭炮声、锣鼓声,非常热闹,有的人家还会请来专业的队伍在河边舞狮子。

夜深时,贯城河两岸逐渐从喧嚣转为宁静,数不清的河灯浩浩荡荡地在贯城河上漂荡着,天上的星星在水中闪烁着,灯火在河上随着流水移动,层次错落,这样的场面非常壮观,也让人难忘。

时间在一天天流逝,随着贯城河两岸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在五光十色、喧嚣浮躁的城市,故乡已经很少有人会在元宵节放河灯了。又到元宵佳节,身在异乡的我越发怀念儿时放河灯的那些场景。

吴海明



## 母亲的味道

记忆里元宵节的味道,从来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汤圆香。

每到元宵节前夕,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把糯米一遍遍淘洗干净,放入水中浸泡,然后将糯米摊到太阳下晾晒。糯米既不能晒得太干,又不能太湿,太干粉不易磨细,太湿磨出的粉容易打结。米粉的粗细、质量的好坏,全在于掌握糯米的干湿度。每当晾晒糯米时,母亲只需随手捏上两粒,扔进嘴里轻咬两下,就可以判断出糯米是否晒到位,火候拿捏得相当准。

糯米晒好后就进入了磨粉环节。随着磨盘缓缓转动,如雪的面粉纷纷跌落在青石槽里。那时,我和弟弟不离母亲左右,陪着推磨,看着米粉不断堆积,心里满是节日将

近的喜悦与期盼。

推磨是件枯燥又费力气的活儿。起初我们觉得很新鲜,嬉笑着上前帮忙,可没推多久,就觉体力不支,越推越沉,头晕眼花,腰酸背痛,嬉笑声慢慢淡了下去。少了帮手的母亲,仍然有条不紊地上米、推磨、“罗面”……不厌其烦、毫无怨言地劳作着。

粉磨好后,母亲好像看出了我们迫切想“尝鲜”的心思,顾不上休息,走进厨房,将糯米粉和成面团后,熟练扯下一小块,旋即捏成杯状,填入红糖,轻轻收拢揉圆,汤圆就包好了。一个个圆润光洁的汤圆码在案板上,甚是惹人喜爱。包汤圆是孩子的最爱,我们学着母亲的模样,在掌心揉搓粉团,可包出的汤

圆不是大小不一,就是歪歪扭扭,引得家人笑声连连,我们却乐在其中。

汤圆煮好了,母亲将汤圆盛入白瓷碗中,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。我早就按捺不住,急忙用勺子舀起一枚,凑在嘴边不停地吹着热气,待温度稍降,赶紧咬下一口,米粉的黏滑、红糖的香甜,立刻绕过舌尖,流向喉咙,瞬间征服了所有感官,真是人间美味。

又是一年元宵至,窗外火树银花,灯火璀璨。我不禁想起故乡,想起那台早已远去的石磨,还有永远离开我的母亲。往后岁月,无论尝过多少珍馐美味,我的舌尖却再也找不回那独一份的“母亲的味道”。

马晓炜

## 元宵节里的思念

前几天,妻子从超市买回一袋元宵煮着吃。看着雪白滚圆的元宵在锅里翻滚,我想起一桩50多年前的往事。

那年元宵节前的一天,姐姐带我去给住在陕西省宝鸡市阳平火车站附近的伯父拜年。那时,去伯父那儿只有一列绿皮火车,不光车速慢,中途还得倒车。

在火车上,我们结识了一位工人大叔。他中等个儿,头戴一顶蓝色鸭舌帽,皮肤黝黑,领着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小姐姐,说是回农村老家过年后返回城里工厂。因为是同路,大叔便热情地给姐姐和我当起了向导。

中途倒车时,恰巧到了饭点,我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。大叔带我们来到一家饭馆。饭馆不大,且有些

陈旧,但吃饭的人很多。不少人正在吃一种外皮雪白、圆溜溜的东西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眼巴巴地瞅着,很想品尝一碗。大叔看出我的心思,就笑着帮我点了一碗。过了一会儿,服务员便端上来三碗元宵和一碗面条。那元宵盛在碗里,白白胖胖的,浮在清亮的汤上。大叔笑眯眯地解释道:“给你俩和我女儿都买了元宵,我喜欢吃面条。”

当姐姐起身要付钱时,却被大叔阻止了。他边摆手,边笑呵呵地说:“没多少钱,我请得起你们。出门在外,能遇到一块,就是缘分。”

平生第一次吃元宵,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个,轻轻咬了一口。不知是肚子饿了,还是肚子里的馋虫作怪,感觉元宵真是人间美味,吃起来又软又甜。没多大工夫,

我就把一碗元宵吃得精光。

大叔见状,便悄声对他家的小姐姐说:“姐姐,把你的元宵给弟弟夹几个。”小姐姐听话地从碗里夹出几个雪白的元宵,放进我碗里。

饭后,我们排队检票上了火车。在火车上,大叔还让小姐姐拿出他们带的饼干给我吃。晚上10点多,火车终于到达阳平车站。姐姐和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,大叔帮我们行李递下来,嘱咐我们路上小心。我站在站台上,看着火车慢慢开走,车窗里大叔和小姐姐的影子越来越模糊,最后消失在夜色里。

一晃50多年就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工人大叔和麻花辫小姐姐。可每逢元宵节来临,品尝着甜甜的元宵,我就会想起他们。

赵学潮

## 温暖的记忆

我家写字台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相册,相册的头一页便是一张彩色照片,照片上“元宵节纪念”的红字格外醒目。

这是多年前的元宵节我们全家拍的合影。每当我凝视这张照片,当日的情景便历历在目。照片上,女儿看起来神气十足,儿子却是顽皮好动,他们油黑的眸子里闪烁着欢乐与甜蜜。岁月悠悠,如今孩子们都已远离故乡。

记得照相那天,吃完早饭,虽然外面雪花飘飘,冷风扑面,但我们一家人还是徒步来到了小镇上的市

场。市场上各色烟花爆竹、各种馅料的元宵、各式冻货炒货,看得我们眼花缭乱。我买了许多孩子们喜欢的东西,回到家后,便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傍晚时分,我去木材加工厂收拾了一些锯末子,拿回来放在盆里,用柴油搅拌均匀,待天黑下来撒路灯用。撒路灯是北方农家元宵节时的习俗,意为平安祈福。夜幕降临,灯节启幕,点亮家里所有的灯具后,我们沿着路边撒路灯。这时,五颜六色的烟花在空中绽放,流光溢彩,蔚为壮观。孩子们仰望璀璨的夜

空,兴高采烈,拍手叫好。

如今,每年的元宵佳节,我们一家人仍会围坐在一起,其乐融融地品味元宵。有聚便有别,过完了元宵节,孩子们又各奔东西,一个去读书深造,一个去祖国的大西北工作。送别之时,孩子们向我挥手致意,我凝望他们远去的客车,翕动双唇,眼角湿润,心里是浓浓的牵挂和深情的惦记。

时光荏苒,月圆月缺,这张元宵节的合影照片,温暖着岁岁年年,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温暖记忆。

刘德森